

如果可以
戒掉
坚强

毕 夏

著

我若不勇敢
谁替我坚强

RuGuoKeYi
JieDiaoJianQiang



《花火》连续八期读者票选五星好文
年度必读青春伤痛治愈系小说

她是命运蹂躏到尘埃里，也要向阳生长的倔强少女
他是湍急河流中的浮木，冰天雪地里照亮她的暖阳



当感情被岁月纠缠，真心被残忍现实凌迟 原谅我没你想的那么勇敢，总有悲伤无法抵挡

如果可以，我想戒掉伪装的坚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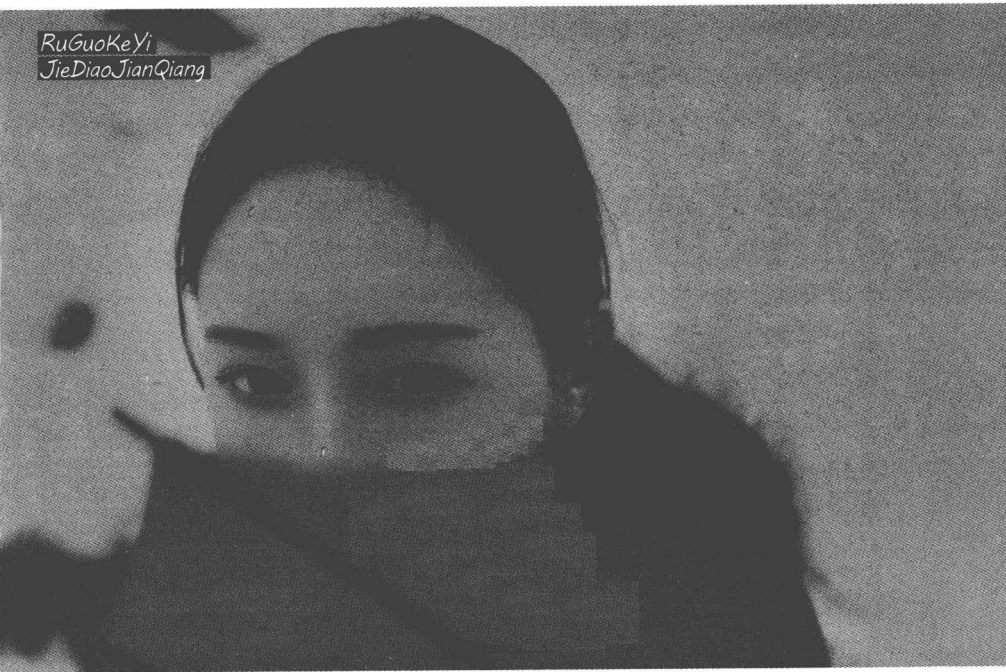
如果可以
戒掉
坚强

毕 夏

著

我若不勇敢
谁替我坚强

RuGuoKeYi
JieDiaoJianQiang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如果可以戒掉坚强 / 毕夏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27-4

I. ①如… II. ①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9183 号

书 名	如果可以戒掉坚强
作 者	毕夏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苏 惠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927-4
定 价	26.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开始

我不愿再想起，不愿再回去，你懂我吗？

第二章·忘却

那些美好的回忆真的能忘得一干二净吗？

第三章·摇摆

远处是车水马龙的街道，灯火辉煌的商铺，那层层叠叠的流光溢彩在我的眼前不停地闪耀，可我只觉得眼前是无尽的黑暗。



第四章·灰暗

眼泪早已在脸上淌成了河流，我紧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

第五章·消失

他更像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忘了回家的路，也找不到同行的伙伴。

第六章·新生

那些并肩走过的岁月不是想忘就能忘的，那是青春里最特别的图腾，它提醒着你年轻过，爱过，也痛过。

第七章·乌云

他的眼睛里波澜不惊，就像茫茫大海中的灯塔，沉默着伫立，遥望远方。



目录

CONTENTS

第八章·爱情

爱情都有保质期，每一段爱情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有一股新鲜劲儿，等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就没有了甜蜜如初的感觉。

第九章·毁灭

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希望能做你的哥哥，让我好好地照顾你，呵护你，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妹妹。

第十章·暗涌

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忘记它好不好？我们告别欺骗、告别悲伤、告别所有的一切，重新开始好不好？



第十一章·重逢

无论将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你一定要相信，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起，我对你就是真心的。

第十二章·感动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残酷霸道的刽子手，将你摧残，把你剥削，把你推入无尽的深渊，让你再也回不到从前。

第十三章·告别

我知道，等哭完这一次再站起来，我又是一个坚强的我。

后记





[第一章·开始]

我不愿再想起，不愿再回去，你懂我吗？



“嘉奕，现在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

当金源第十一次鼓起勇气开口对我说话的时候，我第十一次硬生生地用冷若冰霜的表情和淡漠的眼神将他的话堵了回去。可是，金源这次没有屈服，而是抿了抿薄薄的嘴唇，压低了声音，说：“你睡一会儿吧。放心，我会一刻不停地看着嘉豪的。”

午夜的车厢里一片沉寂，零星的鼾声此起彼伏，金源的声音在这中间虽然显得突兀，却像温暖的棉絮，柔柔地填塞进我的心底。我转过头看了看瘫陷在轮椅中恬然入睡的嘉豪，背对着金源点了点头，然后将身体完完全全地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破败的火车鸣着长长的笛声，“咔嚓咔嚓”地敲打着铁轨，窗外浓重的夜色被碾成空气中飞扬的尘土，远处隐约可见的山坡被狠狠地甩到了无尽的后头。

要是这辆列车就这样永不停止地行进下去该多好，可我深切地明白，这都是我的妄想。等到梦醒的时候，等到天亮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我，金源还是那个坚定不移爱了我三年的金源，而嘉豪还是那个对于他自己而言早已经没有了未来的他。

几个小时后，我在颠簸中睁开惺忪的睡眼，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的嘉豪。当发现身边一片空荡荡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

“金源，你醒醒，快醒醒。你怎么睡着了？”我一边摇晃着金源，一边四处张望搜寻嘉豪的身影。“嘉豪呢？他人呢？他人呢？”说到最后几个字时，我发现自己几近疯狂。

当被我从睡梦中推醒的金源发现嘉豪不见了时，也和我一样傻眼了：“嘉奕，你不要急。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找他。”说完，他飞快地往车厢的另一头跑去。

周围有很多酣睡的人都被我的大叫声给惊醒，有的莫名其妙地

看着我，有的在嘀咕着什么，有的则索性不耐烦地说着难听的话。这一切我都顾不上了，因为我的心已经悬到了嗓子眼，满脑子都是嘉豪的面孔。

“姐，你醒了啊？”

当我心急如焚地四处巡视时，我的身后传来我熟悉且最最渴望听到的声音。我转过身去，看到嘉豪一手端着泡面盒一手推着轮椅的轮子，咧着嘴角朝我慢慢驶来。他的身后站着满头大汗、一脸愧疚的金源。

“嘉豪，你吓死我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样乱跑，万一被拐跑或者出了什么意外可怎么办？”说着，我狠狠地瞪了金源一眼。

“姐，我只是肚子饿了去泡个面而已，你不要怪金源哥了。再说像我这样的人，谁会来拐我啊。”嘉豪低头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右裤腿，又抬起头对我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那一瞬间，一下子就触动了我的泪腺，我连忙转过身去，假装在整理行李的样子。

“对不起，嘉奕。”金源走过来揽住我的肩膀，“嘉奕，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睡着了，对不起。”他的语气里是满满的愧疚。

“金源，我真的不希望再有下一次！”我耸了耸肩膀，甩开了他的手。

我望向窗外，狠狠地吸了一口气。在我准备把那口气连着悲伤、愤怒、疲惫等杂乱的情绪一起吐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紧紧地揪在了一起，疼得不行。

二

到达南城后，我拒绝了金源要陪我一起去学校报到注册的请求。因为他的学校在南城最东边，我所在的学校在南城的最西边，来去需要转两趟公交车，花费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况且，在来学校之前，就有一个叫林璐的学姐在新生群里给了我联系方式，说到时候会来接我。

我报考的是南城最著名的艺术院校。我一到学校，无数迎接新生到来的横幅、彩球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样的阵势，只能说这样的场面在我和金源居住了将近二十年的小镇上，即使是在过年时也鲜少出现。

校门口密密麻麻停着的轿车只给行人留下了一条小路，在拿着大包小包的家长陪伴下前去报到的新生中，十个里面有八个是帅哥美女。

叶嘉奕，忘掉小镇，忘掉过去的一切，开始新的生活吧。

我掏出手机打给那个林璐，电话那头却一直是千篇一律的忙音。当我打到第九个电话时，她终于接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脆脆的，她说自己临时被叫去电视台救场，所以没办法带我报到注册了。在挂断电话后，她发来一个号码，让我联系这个叫“冯正阳”的学长就好。

挂断电话后，看着手机里陌生的号码，我有那么一点不知所措。那一刻，我有点后悔自己当初拒绝了金源的请求。

“姐，你就一个人去吧，我在这里等你。你放心，我不会乱跑的。”

“嘉豪，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能放心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我们再等等吧，等人少点了再进去。”

三

在等了半小时后，我发现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只好拿出手机，拨通了冯正阳的电话。

我曾在小说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让自己捧腹大笑、怀疑至极的话——一个货真价实的帅哥是不畏惧褴褛的衣衫和满是破洞的鞋的，可十分钟后看到冯正阳时，我觉得那句话其实是有那么一点有据可证的。

冯正阳穿着学校专门定制的用来迎接新生的鲜绿色的文化衫，

衣服正面那一行醒目的“学妹们，学长来了”煞是引人注目。他摇晃着手中的扇子，尽管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样子很狼狈，却怎么也掩盖不了他脸上那两道剑眉、高挺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拼凑起来闪耀着的光芒。

有些人就是这样，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光。

“叶嘉奕是吧，来，跟我走。”说完，他拎过我手里的行李箱和袋子，大步向前走去。

“等等，学长，还有人。”

冯正阳回过头望着我，露出一脸的疑惑。

“还有他呢！”

冯正阳把坐在轮椅上的叶嘉豪从头到尾扫了一遍后重新把视线投注到我身上：“他？他也是我们学校的？”

“不是的，他是我弟弟，叫叶嘉豪。我们家就我和弟弟两个人，所以我带着他过来了。”

冯正阳愣了一下，但马上又露出了笑容：“原来是这样。来，嘉豪，我们走吧。叶嘉奕，你帮我拿一下这个包，我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我推嘉豪走，你跟着，千万不要走丢了，我们的学校可大着呢。”

我不但没有如冯正阳所说的那样在偌大的校园里走丢，反而一路上听着他对学校建筑物的介绍，越过无数的人潮安全地抵达了报名注册缴费点。可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排了十分钟队，终于轮到我缴费注册时，我像几个小时前在火车上那般，再次用疯狂的行为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

当注册点的老师告知我需要缴纳没有上交的学费才能报到注册后，我赫然发现背包里在开学前几天才攒足的学费不见了。当我看到背包内侧夹层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时，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就涌到了头上，只是呆呆地拽着书包，感觉时间好像停滞了一样。

“同学，你快一点好不好，后面还有很多同学在排队呢。”

“叶嘉奕，你怎么了？”

“姐，你怎么了？”

老师在催我，冯正阳在问我，嘉豪也在问我。下一秒，我像发疯了似的把背包倒过来，“哗啦”的一下，把笔记本、圆珠笔、碎了一半的镜子、纸巾……里面的东西全都掉到了地上。旁边的男生看到从包里掉下来的卫生棉时，还“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他是笑着的，可我却快要哭了。刺眼的太阳光照在镜子上，反射到我的眼睛里，扎得我眼前黑暗一片，心里生生的疼。

连书包的内里都被翻了出来，可我还是没有找到学费。这个时候，我想到了金源，连忙打电话给他。电话那头一片嘈杂，我用很大的分贝问他有没有看到我的学费，知不知道我的学费放哪儿了。当他说他亲眼看到我把学费用报纸包起来放到书包内侧的夹层里时，我心中微微闪烁的亮光一下子就熄灭了。

“嘉豪，钱没了，姐姐把钱给弄丢了。”说完这句话，我跌倒在地上，眼泪源源不断、毫无障碍地从眼眶里流出来，像要淹没眼前的世界。

“那个女孩把钱丢了哎。”

“我看没那么倒霉吧。会不会是表演系的女生在这里释放天性演戏呢？”

.....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话把我推入用声器铸成的旋涡里，让我越陷越深。

“叶嘉奕，你、你把钱丢了吗？”冯正阳蹲下身来问我。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不停地哭。这个时候，孤立无援的我只剩下眼泪，它是我最好的陪伴。

嘉豪看到我这样，也跟着痛哭起来。

“嘉豪，不哭。姐姐不哭，你也不要哭。”我站起来，半跪着

抱住嘉豪，紧咬着嘴唇，竭力忍住不哭。

最后还是冯正阳帮我解了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在十几分钟内拿到近万元钱的，我更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相信我，并且愿意帮助我，毕竟这才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现在，我带你去交寝室费，然后去领寝室钥匙。”

“那个……等等。”我喊住了正准备迈开脚步往前走的冯正阳，“我不住寝室，我打算和嘉豪在外面租房子住。我事先和班主任申请过的，学校也同意了。”说完，我看了看身边的嘉豪。

“那你找到房子了吗？”

我摇了摇头：“你……能不能再借我一点钱，你放心，我一定会还你的。”话一说完我就后悔了。他刚刚才帮我代付了学费，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他呢？我这样想着，然后慢慢地低下头去。

他不知怎么的就看着我大笑起来，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像一颗颗闪着光芒的贝壳。

“叶嘉奕，我发现你还挺可爱的。”他咬着嘴唇，歪着头想了想说，“我刚好在外面租了一间公寓，也刚好还有一个空房间。”

“这样不好……”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摆摆手抢先开口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放心，我不会非礼你的。况且，你也不是我的菜。”

听了他的话，无数的无名之火“噌噌”地冒上心头，替代了原先的感动。我想冯正阳肯定看到了我脸色的变化，所以还没等那些火从我的喉咙里窜出来，他又率先开了口：“好啦，刚才是开玩笑的。我其实是想说，学校附近出租房的环境都太差了，而且各色各样的人都有，鱼龙混杂的，你平时上课的时候放心嘉豪一个人留在家里吗？你来我的公寓住，不但安全可靠，平时还能帮我打扫卫生什么的，我可以在你欠我的钱里扣。当然，你要明白，我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冯正阳说这些话的时候，收起了他原先的笑容。他一板一眼的样子有一种严肃到极致的冷峻，但不知怎的让我倍感温暖。

我回过头看了看嘉豪，见他的脸上并没有什么不悦，于是转过头，点了点头。

当晚，我刚整理完行李，满身疲惫地躺下，金源的电话就打来了。我按下接听键，他关切的声音就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他问我白天问他学费是怎么回事，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用一句“没事了”就简单地带过。他不知道我此时的疲惫和难过，因此乐此不疲地抛过来一个又一个问题——

嘉奕，你的学校好不好，大不大？

嘉奕，你今天找到房子了吗？

嘉奕，过几天我来找你，我们带着嘉豪好好逛一逛怎么样？

.....

“金源，嘉豪已经睡了，我怕吵醒他。改天再聊吧，再见。”说完最后一个字，没等金源回话我就挂断了电话。

四

“姐，我又是全班第一名。”嘉豪摇晃着手中的成绩单，在马路的另一边大声地喊我。阳光照在他纯洁无邪的脸上，荡漾着一圈又一圈笑纹。

“看，我弟弟比你棒多了。”我甩了甩金源的手，一脸骄傲地转过头去看他。

金源转过头来微笑着看我，眼睛亮晶晶的，像是波光粼粼的湖面。

“姐，金源哥，等我。”

我听到嘉豪的喊声，于是回过头去，这个时候嘉豪已经跑到了

马路中央。忽然间，伴随着长鸣的喇叭声，刺耳的刹车声像一根绵长的针毫无防备地刺入我的耳朵，那尖锐的疼痛让我闭上眼睛，捂住了耳朵。然后，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啪”的一声闷响，整个世界骤然静止了。

在我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金源就大叫起来：“嘉豪！”

听到金源的叫声，我连忙睁开眼睛来。视线中，几米外的马路上，嘉豪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他的手上还紧紧地抓成绩单，嘴巴还是张着的。

“嘉豪！”我甩开金源的手，飞奔着冲向嘉豪。十米，五米，三米，一米……在我快要跑到嘉豪身边的时候，我被脚下的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然后，梦醒了。

幸好，嘉豪没有被我吵醒。厚实的被子覆盖在他的身上，遮住了他的身体以及他这一生中最大的缺陷。他安静地睡着，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整间屋子被包裹在浓雾般黏稠的黑暗里，梦境带来的恐惧感和现实带来的孤独感让我不由自主地蜷曲起身体来。

我又做梦了，做了那个嘉豪出车祸的梦。我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嘉豪出车祸以来第几次做过这样的梦了，梦里嘉豪出车祸的场景和地点变换了一个又一个，可我从来都没有梦到嘉豪真正出车祸的那条盘山公路。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想去想为什么，想太多始终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情。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现在只想带着嘉豪一直走下去。

我愣怔了一会儿，感觉自己的喉咙里像被人塞了一把干稻草一般干涩难受，于是轻轻地拉开被子一端，起身去客厅喝水。

五

我低着头拉开房门，刚迈出一步就冷不丁撞到一个人怀里。过度的惊讶让我下意识地想大叫，可刚开口发出第一个音节，一只大手就严严实实地捂住了我的嘴。我正要反抗，他的另一只手就已经从背后环过来紧紧箍住我的手，并拖着我往外走。我喊不得，动不得，只剩下两条腿，不停地踢着做最后的挣扎。直到把我拉到公寓门口的楼梯上，他才松开手。

这个时候我才看清这个人的脸。

此人是冯正阳。

“你到底想要干吗？”我皱着眉，喘着大气问他。

“我不这样做，你想要把你弟弟吵醒吗？”

“那……那你站在我房间门口干吗？你是不是想……”我质问他。

冯正阳听到我这么说，立马咧嘴笑了起来。看到他这个样子，我有一点恼怒：“你笑什么？”

“我是因为睡不着想去外面走走，经过你房间时突然听到你在大声地喊嘉豪的名字，所以就停下来想看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我听完冯正阳的话，低头沉默了，前几分钟对他的恼怒也顿时烟消云散。

“做噩梦了？”

我点了点头。

“我看你一时半会儿也睡不着，去换件衣服，陪我出去走走吧。”

我依旧点了点头。

那晚，我和冯正阳两个人不知道在不大不小的小区绕了几圈，只知道我们是凌晨两点出的门，快凌晨五点才回家。这三个小时里，我和冯正阳就像两个多年未见的朋友一样，聊了很多很多。但这个过程中，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在说，而他则一直扮演着一个倾听者的

角色。

不知道是压抑了太久还是怎么的，我的话像被打开了的水龙头里的自来水一般倾泻如注。

我从不向人提起嘉豪发生车祸的经过，所以就只告诉了冯正阳嘉豪发生车祸后两年多以来的故事。那场车祸里，嘉豪失去了一条腿，而我的爸妈则去了另一个世界。因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早已过世，而别的亲戚也在其他的城市，所以这个世界就只剩下了我和嘉豪。

我告诉冯正阳，高三那年我既要照顾嘉豪，又要寻找肇事者，还要学习的点点滴滴。说到最艰苦的那段日子，我没有像当时那样抱着嘉豪痛哭流涕，因为生活早就教会了我坚强和忍耐。眼泪是弱者的标志，是通向成功的绊脚石。眼泪在这个社会得到的往往不是同情，而是唾弃。

苦难比安和更能让人成长，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在我讲述的过程中，冯正阳一直都是沉默的。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沉默比讲话来得更让人安心。我害怕冯正阳问我些什么，因为他的问题必定会牵扯出那些内心深处更多的疼痛。听到有的地方，他会转过头来看看我。他穿着麻质的家居服，昏黄的路灯打在他的背上，被光芒笼罩的他看起来美好得像一个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王子。

那一瞬间，我觉得他在天堂，我在地狱。

“叶嘉奕，你有男朋友吗？”

我没想到他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这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金源的面孔来。在给冯正阳的讲述中，我没有提到金源。金源是我从高一时就在一起的男朋友，在嘉豪出事后他不但没有离开，反而对我和嘉豪更好了。

对于金源，除了爱以外，我还有着其他更多更复杂的情感。嘉豪出院后，我就开始对他筑立起冷漠的屏障，因为我深切地明白，

去了南城后，我就再也没有想过要回到那个带给我伤痛回忆的小镇。可是，金源属于那里，看到他我就会想起小镇，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为此，我还修改了本来和金源一模一样的高考志愿。

我沉默了一会儿，对着冯正阳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六

第二天，我前所未有地睡过了头，早上九点多的时候还是嘉豪把我叫醒的：“姐，外面有人找。”

“你是谁啊？”我穿着睡衣，刚一迈进客厅，就听到这样威慑力十足的女声。我揉了揉眼睛，看到面前的女生一头灰黑的及肩长发，白皙的皮肤，精致的妆容，那略带褶皱的雪纺裙将她曼妙的身姿衬托得前凸后翘。

“嘿，你没有听到我说话吗？我问你，你是谁？你怎么会住在这里？”见我没有任何反应，她再次开了口。她的手指像一把利剑指向我，气势逼人。

遇弱则强，遇强则更强。看到她这副咄咄逼人的样子，我就突然有了要与她一较高下的欲望。于是，我反驳道：“那你又是谁？”

“你问我是谁？呵呵，那你听好了，我告诉你，我是这所房子的女主人！”

如果说在质问她的时候我是一个鼓胀的气球，那么在听了她的话后，我就是个被扎了一个大洞后瘫软无力的气球。她的眼神在我身上上上下下地打量，让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只想找一个地洞钻进去。

这个时候，冯正阳的房门打开了。

“林璐，你一大清早就来这里大呼小叫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睡眠惺忪的冯正阳露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